

亲情温度

特别的『录取通知书』

□刘亚华

那年我要高考了，压力很大，不想和人沟通，心情烦躁到极点。尽管父母三番五次对我说：“你只要尽力就好了，我们对你没太大要求，你能一辈子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就够了。”可我还是紧张，我想考上一所好大学，出人头的，为父母争面子。我总在想，如果我能成为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本科生，那该是多么光宗耀祖的事！

同学们都在铆着劲拼命学习，老师们天天喊着：“拼出一条阳光路！”我知道，我不能松懈，我也知道，贫穷的父母也没有能力供我复读，那三天的成败，将关系到我一生的命运。其实，按我平常的成绩，考一所重点大学应该不成问题，但我还是倍感压力巨大，夜不能寐，常常失眠。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和高考压力，导致我身心疲惫，高考前两个星期，我一下子病倒了。

我住院后，父母撂下农活来陪我。他们都装作很轻松的样子，陪我说笑，逗我开心。但我知道，在这节骨眼上，我倒下将意味着什么。所以，我还是拼命地想重振精神，每天都吃很多饭，每天都看很多书，我想尽快好起来，参加高考。可事与愿违，医生说我这种情况很不乐观，可能要休学。

那天，父亲特意回老家，给我煲了一锅鸡汤，看着我美美地吃完后，一向木讷的父亲突然变戏法似的，举着一个红色的信封给我看。“丫头，送你的！”“什么东西！”我好奇地追问，父亲故作神秘的样子，让我自己打开看。我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，打开来看，是一张录取通知书，里面写着：刘亚华同学，你已被我校光荣录取，请急时报到。落款是北京清华大学。

我笑了，父亲也极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录取通知书全是父亲的笔迹！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父亲，字写得歪歪扭扭，握惯了锄头的他，估计别扭了好长时间才写成了这几个字，“及时”的“及”还写成了“急”。我没想到，父亲这般心思细腻，想到用一张录取通知书来为我解压，我更没想到，父亲伪造的那张录取通知书，竟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让我彻底放松下来。

我开始轻松地养病，看看电视，赏赏花草，陪父母唠家常，也翻出书看看知识点，但我没有压力了，我知道我能考上。高考前两天，我出院了，在父亲的陪同下参加高考。考场上，每想到那张录取通知书，我就精神百倍，信心十足，完全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。

一个多月后，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收到了上海一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，捧着烫金的录取通知书，我笑得泪流满面，那是激动，是喜悦，更是收获果实的甜蜜与幸福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珍藏着父亲伪造的那张录取通知书，因为我知道，那里面不仅写着父亲对我的期望，更多的是父亲对我的关爱。

大家

追寻“丘比特”的贾平凹

□魏锋

著名作家贾平凹选择从事文学创作，双手合力出击，主要创作小说和散文，也有诗歌作品。1973年，他的处女作小说《一双袜子》（与西北大学中文系同学冯有源合著）发表在《群众艺术》；1974年，处女作散文《深深的脚印》发表在《西安日报》。1975年从西北大学毕业后，他一直生活在西安，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。长期以来，贾平凹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，坚持着自己的创作方向，在文学的殿堂汲取属于自己的文学资源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笔耕不辍，雄心勃勃的他追寻着文学梦想。

1977年，带着时代烙印的第一部小说集《兵娃》出版，此时的他扛着作家的使命，带着商山人骨子里执着的秉性，誓言文学创作是他生存的首选，开始用心挖掘中国土地上生长的中国故事，写作灵感再度升华。他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同步进军，随着1978年创作《满月儿》走红，获得第一个全国文学奖项的贾平凹在文坛家喻户晓，顺着文学阳光大道，约稿的出版社和报刊排起了长队，催生着一部部作品的诞生。更重要的是，文学评论界也开始关注起了这位叫“贾平凹”的陕西作家。1978年第5期《文艺报》刊发了诗人邹荻帆最早研究贾平凹的评论《生活之路——读贾平凹短篇小说》，处于创作旺盛期、只有20多岁的他开始被关

注，胡采、阎纲、费秉勋等作家、评论家从不同角度所写的评论文章如雪花般频见全国各大文学媒体。

20世纪80年代前，贾平凹以创作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为主，1978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集《姊妹本纪》开始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贾平凹一直保持着高产，创作各种体裁文学作品一千万字；从1978年获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开始，10年后的1988年，走红文坛的贾平凹作品《浮躁》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，取得世界文坛的肯定，他的作品也开始走向国门，外文出版社推出了法文《贾平凹小说选》，日本德间书店推出日文版《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之一·贾平凹卷》……

随着创作不断升级，他又开始尝试新的文学路子，21世纪以长篇小说为主，轰轰烈烈地行走文坛。与其小说创作相比，他的散文得到了更为普遍的赞誉，各种散文选集一版再版。更重要的是，喜爱他的一大批文学“粉丝”也没有停止继续追随的脚步，队伍也越来越大。仅80年代，全国文学报刊约有四五十篇关于他作品的评论。1990年，著名作家费秉勋、孙见喜研究著作《贾平凹论》和《贾平凹之谜》分别由西北大学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到今天研究专著有50部左右。就这样，从开始登上文坛，贾平凹就接受诸多赞誉和批判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

衷，且在《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》这样写道：“对于我来说，人生的台阶就是文学的台阶，文学的台阶就是人生的台阶了。”贾平凹用敏锐的眼光观察、感受着生活，继续着他的文学创作，一部一部地推出有分量的作品，到现在已出版的作品版本达300余种，出版的一本本著作总能热销，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俄语、越语、日语、韩语等语言在世界20多个国家传播，走出了国门，走向了世界。

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；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级作家的最高荣誉。2008年，贾平凹凭《秦腔》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，基于对作品的自信，他说获得这个奖“既感到意外，也不感到意外”。曾有一段时间，曾传言贾平凹可能要获诺贝尔文学奖。然而，比贾平凹晚了3年得茅盾文学奖的莫言，捷足先登获得了“诺奖”。一段时期以来，他也被推到风口浪尖，贾平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向记者坦言：“莫言获奖确实是很振奋人心的事，所有的人应该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。至于我自己，并不知道它的程序是什么样，得不得奖也不是个人决定的，那只是走着看的事，可遇不可求。”

“诺贝尔奖可遇不可求，做好自己事就够了。”贾平凹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影响，每天还要坚持4个小时左右的创作，寻找文学路上的“丘比特”。他创作

的第19部长篇小说《老生》出版后，关注度 and 受众面一路飙升，先后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当代》杂志“年度最佳小说”第六届中国图书势力榜年度十大好书等荣誉称号……

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早有预言：“在我看来，与莫言齐名的中国作家就是贾平凹了，贾平凹是一个大作家，且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，与莫言旗鼓相当。要说典型的本土或汉语语言特色，贾首屈一指。但贾平凹在国外的名声不如莫言大。”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颗巨星，读者期望贾平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越来越高。“我不懂外语。就算说咱们中国话，我也只会说陕西话。对于作品被翻译这件事，我自己确实无能为力。我所做的只能是守株待兔。谁要愿意来翻译，那就欢迎来洽谈版权。别人不来翻译，我也不知道到哪去找翻译者。”贾平凹笔耕不辍、勤奋写作，不断地突破自己，以中国传统美的表现方式，真实地表达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绪，为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走向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。笔者坦言，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正是贾平凹追寻文学“丘比特”的最大梦想。

“我宣布，来自中国的贾平凹为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……”让我们一起期待，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文学院看到领奖的贾平凹。

享受生活

散步

□胡忠伟

终日伏案劳作，难得有放松的机会，却也渐渐养成了一种忙里偷闲的好习惯——散步。

傍晚时分，暮色四合，伴着习习凉风，漫步于田间小道，看云卷云舒，听鸟鸣虫叫，想心之所想，岂不快哉！或露降霜白的清晨，徜徉于山间沟川，满目苍翠，浓郁欲滴，也深深地体会到李白那句“相看两不厌，唯有敬亭山”的意境了。这样的散步，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呢。

红尘纷繁，俗事芜杂，一旦得闲，且去散步。初春的田园，人头攒动。“春早人更勤”，看着忙忙碌碌的农民，也算计一下自己一年中要做的活计，心中便有一种踏实感。夏日的傍晚，空旷的田野因收获之后更显得平静，攒一把湿润的泥土，随手抛扬，惊起的是那田间地头啄食的小鸟。当秋风吹黄了

树叶的时候，置身大自然之中，天高云淡，大雁南飞，想想一年来的奋斗与挣扎，或喜或忧，或成或败。一切都显得不再重要，反而有了秋水般的澄明和豁达。雪花飘飘时，全副武装，毅然在风雪中前行，看看身后那一串串或深或浅的脚印，瞬间懂得了人生没有退路，唯有前行才是永恒的目标。这样的散步，却是对宁静的一种深刻体悟呢。

徜徉在自然的怀抱里，没有功名利禄的争斗，没有虚情假意的阳奉阴违……有的只是宁静致远的旷达、粪土权贵的傲骨、指点江山的豪情。“万事皆作风过耳，明月几许当空看。”远离了俗事的缠绕，让一颗劳累的心彻底底放松下来，看山看水，也就产生出一种豁达的感觉。

这样的散步，岂不更好？

视觉



金山岭长城云海

郭中兴 摄

现代诗

冈底斯山

□高翔

一朵雪花
开在世界的头顶
活佛说
你是为灵魂壮阳补血的药剂
为了采摘这味藏药
朝拜路上
我用命丈量我们之间的距离
岁月的酒
夜夜浸泡你成酒药
生活
撕裂出伤口时
心理
风湿关节炎疼痛时
滴一滴你
救活的不是瘀血的血肉
是寒风
吹枯的日子

往事

曹禺的毕业季

□郭华悦

1933年的毕业季，对曹禺而言，堪称是人生的转折点。

其实，曹禺一开始是就读于南开大学政治系。后来，因为对专业不感兴趣，在南开大学就读两年后，他毅然和同学一起赴清华大学参加考试，结果两人都被顺利录取。后来，曹禺转入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，从二年级开始读起。

虽然因为专业的原因，曹禺未能从南开大学毕业，但在南开大学的经历，对他的一生至关重要。进入南开大学的第一年，他就担任《南开双周》的戏剧编辑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构思《雷雨》，打算写一部话剧。

从南开到清华的这两年间，尽管一直在苦苦构思，但《雷雨》的结构和人物性格，始终无法在曹禺的脑中鲜明起来，更无法让他满意。那时的曹禺，一是年纪太小，二来也没什么阅历，对于《雷雨》的驾驭，自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到了清华的第二年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。曹禺作为清华抗日宣传队队长，要经常下乡进行宣传。在这期间，他与各类人都有充分的接触。此时的曹禺，阅历渐丰，而《雷雨》中各种人物的性格，也逐渐鲜明。

在这之前，曹禺尽管在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，但所发表的文章和

话剧并无关系。直到他毕业这一年，对《雷雨》的构思已经长达五年。在这五年中，无数个日夜，曹禺脑中想的全是这部剧本。在脑中，他早已对剧本进行了无数次修改。

也就是从这以后，曹禺一发不可收拾，以多部话剧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。自从胡适和郭沫若将西方话剧引入中国后，话剧对普通百姓来说，其实仍是一种陌生的戏剧形式。多数人对话剧不熟悉，不喜欢。而且，话剧本身也处在初步阶段。而曹禺是第一个将西方话剧融入中国传统元素的人，从而也让话剧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，成为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戏剧形式。

但是，《雷雨》发表后，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反响。后来，这话剧通过留学生，传到了日本，反倒在日本引起轰动。当时，郭沫若在日

本，看了《雷雨》的演出后，立即撰文赞赏。于是，《雷雨》后来又在国内举行首演，结果产生了轰动效应。

也就是从这以后，曹禺一发不可收拾，以多部话剧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。自从胡适和郭沫若将西方话剧引入中国后，话剧对普通百姓来说，其实仍是一种陌生的戏剧形式。多数人对话剧不熟悉，不喜欢。而且，话剧本身也处在初步阶段。而曹禺是第一个将西方话剧融入中国传统元素的人，从而也让话剧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，成为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戏剧形式。

青年书房

别让失独家庭独自承受生命之重

——读《失独：中国家庭之痛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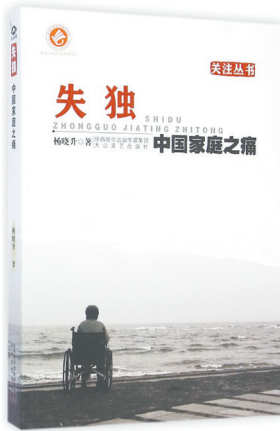
□李琼璐

我国的失独家庭，已经是一个颇为庞大的数目。作家杨晓升在其新作《失独：中国家庭之痛》一书中沉痛地写道：“每一个独生子女的天折，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毁灭。”

这部震撼心灵的报告文学不是走马观花的采访，而是深入失独者内心的真切体验。它不是简单的个体表象描述，而是饱蘸激情与血泪的述说。笔触直抵读者心灵。对失独者及家庭面临的共同困境有着真切描述与深刻揭示。

书中的失独者大多50岁以上，很难再生养孩子。在中国，失独家庭以每年7.6万个的速度增长。失独家庭的困境，正在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失独者通过孤独、悲愤和绝望生命状态的真实展示，让人们开始意识到，对于中年以后丧失独生子女的人而言，生命已经很难找到继续前行的轨道，挡在他们前方的巨石，足以阻断他们对所有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心。

借助媒体的披露，失独家庭的境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悉。其中，被提起最多的则数失独老人的养老、医疗问题。非常现实的困境是，如果家庭中唯一的子女离世，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在渐次步入老年，而独生子女作为这些父母的更让人忧心的是，养老、医疗以



父母精神上的冲击。许多父母因为失去了“孩子的父母”这一角色，即使在社会上有地位、生活上丰足，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。

正是基于这个庞大群体所面临的困境，对于致力于解决公共危机的政府，以及流淌着同情与爱的血液的社会网络，有必要开始倾听他们的声音，了解他们的苦衷，并且携起他们的手。在养老、医疗等问题上，政府责无旁贷。尽管很多地方已经采取举措，如北京市已经开始“暖心计划”，将在未来3年为每位失独老人购买涵盖养老、医疗、意外险、人寿险、女性安康险等险种在内的综合性保险，但从全国的范围看，类似的政策还需要进一步推行。更有人大代表建议，国家从计划生育政策中所征缴到的社会抚养费中，拿出30%来补贴失独家庭。

杨晓升认为，对于社会而言，要关爱失独者，不仅需要各种基金会成立专项基金，以弥补国家在养老、医疗政策上的空白，还需要成立帮助失独家庭的社团，提供心理咨询和精神安慰，通过建立彼此认同的群体，来修筑一条供失独者得以继续生活的轨道，让他们感受到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，生命不应该就此暗淡无光。

微小说

花

□郭领军

单位有盆茉莉花，花开时满屋清香，让人陶醉。那天，小嫣碰碎了花盆，她说：“我把茉莉带回家，换个盆再抱回来！”谁知那盆茉莉一去不复返。大家让小嫣抱回来，小嫣不给，侯大姐说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花也一样，再抱回早没了清香。明儿我再买一盆抱来！”



春酣国色（国画）

常胜作